

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雪之歌

冯雪峰传

孙琴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Songwriting

歌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grobacterium* suspens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Agrobacterium* strain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grobacterium* suspension was 10⁶ cells/ml (A), 10⁷ cells/ml (B), 10⁸ cells/ml (C), and 10⁹ cells/ml (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grobacterium* suspension was 10⁶ cells/ml (A), 10⁷ cells/ml (B), 10⁸ cells/ml (C), and 10⁹ cells/ml (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grobacterium* suspension was 10⁶ cells/ml (A), 10⁷ cells/ml (B), 10⁸ cells/ml (C), and 10⁹ cells/ml (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之歌:冯雪峰传 /孙琴安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万斌主编)

ISBN 7-213-03087-6

I. 雪... II. 孙... III. 冯雪峰(1903~1976)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842 号

雪之歌——冯雪峰传

孙琴安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176516
- 责任编辑 朱国栋 李育智
- 责任校对 戴文英 鞠 朗
- 封面设计 池长尧 殷 瞻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11 插 页 2
- 字 数 25.1 万
-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3087-6
- 定 价 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顗、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

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赟、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楔 子

今日的浙江义乌,已是海内外驰名的小商品市场,高楼林立,万商云集,热闹非凡。

可是,在 100 年前,义乌还是个毫不起眼、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1979 年的《辞海》介绍也不过六十来个字,只说:“秦置乌伤县,唐改义乌县。农产有稻、小麦、茶叶、蚕茧等,并产红糖、枣、梨、火腿等。县城内有宋古塔。”仅此而已。

然而,就在 1903 年 6 月 2 日这一天,距义乌县南面 25 公里赤岸镇附近的神坛村,却诞生了一个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坛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冯雪峰。

目 录

楔 子	(1)
一、山民之子	(1)
二、湖畔之歌	(6)
三、沪杭情深	(26)
四、北京岁月	(38)
五、丁玲女士	(49)
六、潜回上海	(62)
七、义乌教书	(74)
八、结识鲁迅	(79)
九、筹备“左联”	(96)
十、桥梁作用	(104)
十一、党团书记	(112)
十二、《北斗》杂志	(121)
十三、提携周扬	(129)
十四、反战大会	(139)
十五、参加长征	(148)
十六、中央特派员	(155)
十七、周扬的误解	(169)

十八、鲁迅病逝	(178)
十九、回乡被捕	(185)
二十、上饶集中营	(189)
二十一、营救出狱	(214)
二十二、难忘山城	(219)
二十三、重返上海	(224)
二十四、本色依旧	(227)
二十五、来京工作	(235)
二十六、风云突起	(254)
二十七、惨遭厄运	(258)
二十八、普通编辑	(269)
二十九、模范干部	(276)
三十、“文革”风浪	(281)
三十一、两只锦鸡	(301)
三十二、饮恨而终	(310)
 冯雪峰的文学贡献及其人格魅力	 (315)
 冯雪峰大事年表	 (326)
参考文献	(335)
 后 记	 (337)

一、山民之子

这里的山,都不怎么高,也说不上灵秀和奇特,它们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山了。小小的神坛村,就被这些山包围着。村里总共不过十来户人家,平时总是显得十分安静。只有一条清清的小溪,潺潺地从村中流过,给这寂寞宁静的小山村增添了一点活力。而每当春暖花开,这里才会散发出一些迷人而具野味的春光,使那些普通的山野平添上几分秀色。

然而,春光虽美,但山村却贫困闭塞,村民的生活也极为贫穷。1903年,冯雪峰就出生在这贫穷的小山村里。当他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的母亲,然后是父亲、祖父母、曾祖母和三个姑母。家里人希望他今后能有好日子过,特地给这个长孙取名为冯福春。

躺在母亲怀里的孩子是幸福的。刚出世的冯雪峰最喜欢母亲抱着他,在她轻哼的温柔的催眠曲中慢慢地睡去。有时,母亲因忙农活而顾不上抱他,他便不停地哭喊。只要他一哭一叫,母亲必会放下手中活计来满足他的要求。

“不许你这样宠孩子。”每当这时,丈夫总会出来干涉,埋怨的口气里还带着训斥和威胁。

然而,年轻的母亲听到襁褓中婴儿的啼哭声,怎能无动于衷呢?一次,她正在门口捆柴,忽听得孩子在屋里的啼哭声,便放下活儿去抱他。恰巧丈夫也正从门外回来,见此情景,不由分说,挥起拳头就朝妻子的脖子打去,一边打还一边骂:“贱婆娘!我早关照你不许宠他,你又忘了?!”

丈夫见孩子啼哭不停,更加心烦,又冲到床边打儿子。一边打还一边骂。小小的冯雪峰哪里禁受得住,哭得更加厉害,于

是，黑暗的农屋里尽是一片啼哭声。

不知是义乌山民世代相传的风气，还是冯家特有的规矩，被娶进冯家做媳妇的地位特别低下，不仅得起早摸黑地操持家务和农活，还要随时受到丈夫的任意打骂，甚至婆婆也可以请她吃巴掌。因此，自冯雪峰记事起，脑海里便是母亲的眼泪，父亲挥向母亲的拳头，以及祖母对母亲的呵斥……

他还隐隐约约记得，有一次，母亲大约又挨了父亲的拳头，一边搂着他低声抽泣，一边伤心地在他耳边倾诉：“你妈在这世上已没有亲爱的人了，只有你这亲爱的小宝贝；老天呀，求你睁开眼睛，保佑我这宝贝吧！……”

按理说，新婚后家中新生了第一个儿子，做父母的应该格外宝贝、疼爱，但冯雪峰父亲的心态与其母亲截然相反，他非但不疼爱，还常常无端地迁怒于他，一遇烦躁之事，就拿老婆和孩子出气。他身强力壮，打起人来下手很重，但他对各种农活却很精通，有时高兴起来，还会一边干活，一边哼唱几句小曲，自得其乐，小小年纪的冯雪峰光着屁股，就被他赶到山上放牛割草。

幸亏祖父对这个长孙十分喜欢，也很重视。每当祖父在场，冯父便不敢胡作非为。祖父是一个勤奋、善良、性格坚毅而又颇有主见和心计的老农。平时在村道和山野中走路，都会留心被人抛弃在路边的砖头、瓦片、石块和木段之类，随手拣起，然后堆集在自家的宅边，年积月累，看看数量差不多了，就用这些当建筑材料，自己动手盖房子。

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撑起了这一份家业，现在看长孙逐渐长大，后面又添了一个小孙子和两个小孙女，心想：冯家世代不识字，现在虽有了这份家业，但总出不了头，应该培养一个读书识字、能写会算的，才是冯家今后光宗耀祖、事业发达的根本出路。而长孙眼看年将9岁，也到了该读书的年龄，不能老让

他执着牛鞭上山放牛了。

祖父是家中的最高权威，他一发话，大家只得服帖，就连平时对冯雪峰态度粗暴的冯父也只得俯首帖耳，不敢说个不字。

于是，1912年的秋天，9岁的冯雪峰搁下牛鞭，到邻村的一家私塾读书去了。13岁那年，他又转入设在冯氏祠堂中的私立初等小学读书，14岁又转入义乌县立第三高等小学。由于他学习相当刻苦，所以成绩也特别优秀。

然而，在冯雪峰的读书和优秀成绩面前，其祖父和父亲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祖父每见长孙放学回家，便喜形于色。常摸着他的头：“好孩子，像是我冯家的人！”他自己不识字，却将长孙写过字的每一张纸片都收藏起来，并虔诚地说：“弄脏字纸是要遭雷劈的！”

为了把长孙拴在自己发家事业的车子上，祖父还兴致勃勃地给他领来了一个13岁的童养媳。

可是，冯父却对儿子常常流露出一种莫名其妙、不可压抑的专横和嫉恨。当他看见儿子从学校回家，只要祖父不在，便会以命令的口气逼迫道：“还穿鞋袜干什么？快给我脱下，下田干活去！”

儿子从小就知道父亲脾气粗暴，也不敢顶嘴，只得赶紧弯腰脱鞋。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脱去布鞋布袜，父亲就抬脚踢他，一边踢还一边骂：“还舍不得脱吗？你这个舍不得脱鞋袜的臭铁匠，看我揍死你！”

就在父亲的拳打脚踢和粗暴的辱骂声中，冯雪峰赤着一双小脚丫子，下地干活去了。

有时，父亲会用鞭子抽他，逼他上山砍柴，或者放牛割草，不容许他有一点儿空闲。所以，冯雪峰的童年并不幸福，除了母亲给他的那一份爱，祖父母对他的重视，他的孩提和学生时代没有

童趣和快乐。

据说,在江湖码头闯荡的人群中,都知道以义乌为中心的这一带山乡素以“拳头”著称,这里的山民也特别剽悍,讲义气,有侠骨,每遇不平之事,便拔拳相助,两肋插刀,并崇尚这种精神。义乌城中至今仍有宾王路,就是为了纪念唐朝那位充满侠义之气的名诗人骆宾王的。可见义乌人的剽悍和侠义精神,早在1300多年前的骆宾王身上就已鲜明体现。而冯父的粗暴与专横,虽然是义乌山民剽悍的负面作用,但对冯雪峰日后坚毅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形成,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和影响。

就在他小学毕业之后,一位同学知道冯雪峰虽然家庭贫困,但学习成绩相当优秀,就与他商量:如能代他考取金华中学,这次赴金华的路费和食宿费就全由他来支付。

“好,一言为定!”

冯雪峰慷慨承诺。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金华是个大城市,很想去见识见识,如有可能,自己也可到那儿去读书,离那个经常打骂他的父亲越远越好。于是,16岁的他第一次瞒着家庭,偷偷来到金华,以第一名的成绩帮那位同学考进了金华中学。然后,他一鼓作气,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省第七师范学校,并自作主张地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冯雪峰。

冯雪峰的僭越行为,使家里人大为恼火。老祖父则又喜又恼,最后也想开了,说:“福春的胆子的确也太大了点,但这孩子看来也是块读书的料,好在读师范类学校有官费津贴,学费不多,就让他读下去吧,说不定将来还真会有点出息呢。”

祖父一锤定音,冯父无话可说。冯雪峰也就顺顺当当地在第七师范学校读起书来。可就在他入学不久,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而且迅速席卷全国,也震撼了金华。第七师范学校的学生也积极行动,为了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的专横压

制,掀起了罢课抗议的风潮,冯雪峰也满怀热情地参加了进去。

1921年春天,学校又爆发了学生驱逐学监顾华钟的风潮,而冯雪峰居然成为这次风潮的带头人,结果被学校开除学籍。

18岁的冯雪峰一时走投无路,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但他又不愿回家,除了母亲和祖父母,他对那个家没有太多的怀念。再说,此次又被学校开除学籍,回去少不了又挨一顿打骂。好在同学们都理解他和同情他,看他生活一时无着落,便悄悄资助了他17元钱。当时设在杭州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颇负盛名,在师范类的学校中首屈一指,也是冯雪峰这般年龄的学子们所向往的学府,他思前想后,决定走出金华,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遨游。于是,性格倔强的他便怀揣同学们资助的17元钱,一个人来到杭州,报考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可是,就当冯雪峰离开金华没多久,他的祖母随同村的老婆婆们一起到兰溪烧香拜佛,她思孙心切,路过金华时,特地到第七师范学校去探望长孙,方知他已被学校开除。她大惊失色,慌慌张张地赶回家里,告知真相。祖父一听,长叹一声,半天说不出话;父亲则破口大骂,气得把牛鞭子也折断了;只有母亲,又惊又喜,难得地破涕为笑了。

母亲的欢心是有理由的,就在这年初秋,他的儿子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跨进了设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二、湖畔之歌

杭城自古繁华,每到清明、中秋诸节,更是热闹非凡,游人如织。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地处杭州城的东面偏北,虽稍偏离一点市中心,但毕竟在城内,对于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放牛娃,冯雪峰已觉得是大开眼界了。何况这地方历来是举子考试的场所,对于执意求学的青年人来说,的确具有极浓厚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更可贵的是,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第一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最早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思想特别活跃,校长经亨颐本身就积极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冯雪峰一踏进校门,立刻就被学校的活跃气氛所吸引,并很快融入其中。

在这里,他认识了同学汪静之、潘漠华、赵平复(柔石)、魏金枝等,又知道了学校里有“四大金刚”——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他们都是教师,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学生中很有一些威望。

有一次,汪静之和潘漠华忽然来找他,对他说:“雪峰,我俩想发起成立一个文学团体‘晨光社’,想邀请一些爱好新文学的同学参加,不知你愿意不?”

“愿意。”冯雪峰点点头。

别看汪静之个头小,说起话来稚声嫩气的,还穿着一身正儿八经的长袍子,却已发表了好几首新诗,有点小名气了。

“我们还准备请我校的青年国文教师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来当我们的顾问。”潘漠华补充道。

“好呀!”一提起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这些老师,冯雪峰更来劲了。尽管他来校才不久,但对这几位从外省来的教师已留



下了极好的印象。

就这样,浙江一师的文学团体晨光社诞生了。参加者除了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还有一师同学赵平复(后用笔名柔石)、魏金枝、周辅仁等,也包括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的新文学爱好者。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三位老师则做他们的顾问。

秋天的西湖,分外的清朗,云白天蓝,湖边的柳树依然充满绿意,枝条低垂在水面上,随风荡漾,显得那么生动,那么婀娜多姿。星期日的中午,冯雪峰吃罢午饭,也随着汪静之、潘漠华、赵平复、魏金枝等同学一起,穿过断桥,走过白堤,来到西泠印社。不一会儿,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三位老师穿着浅色长袍,也来到了他们中间。

平时在学校内,师生之间多少有点拘谨,现在一起来到西湖边上,绿阴之下,一边喝茶,一边交谈,彼此都感到轻松许多,并有一种特有的快乐和亲切感。

“同学们,”朱自清那个扬州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响起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写新诗的人有所增多,我们同学中也有不少人试着写,汪静之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今天有带来的新作,不论诗、文,都可拿出来互相观摩传阅,彼此交流,共同长进,这也是我们组织晨光社的一个想法。”

他的话说完以后,汪静之、潘漠华果然拿出了自己写的新诗。于是大家一边喝茶,一边传阅,一边议论起来。

终于,汪静之的诗也传到了冯雪峰手里了,他一边认真地看着,一边会心地笑,感到特别清新和亲切,心中暗想:这汪静之看上去像个孩子似的,写出来的诗却怪有味儿的,我何不试着也写它几首呢?

于是,冯雪峰一边上课读书,一边寻找着自己写诗的感觉和